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故郭子玄爲之解次則唐遵王成
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自餘直可束高閣矣余讀
莊三十年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蹏丁亥春偶疏大宗
師應帝王二卷旣得陸長庚副墨爲之歛衽戊子赴
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事因日課數十行以自嬉
於無何有之鄉實四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年
解老竣於是而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邪會水
枯寄泊清源聊城之間者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
工於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

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洗
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之
合故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
以暢其說雖不中庸遠乎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
辯說者取其辭莊之所以畜於今者以學士大夫好
其辭也而義則尠有過而問焉者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辭之不可已也如是雖然猶幸而獨以辭畜之也
苟讀之不深而惟其近之是求必且蔑裂禮教詬辱
古今以來大聖賢而甘與盜跖同林失其道遙於無
窮之心爲天下後世害寧有既哉昔稽叔夜之賢也
猶曰好讀莊子而增其放曠余謂叔夜非善莊子者
也我願世人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之心讀莊子而
遺其言之所寄不以莊子爲怪然後可謂善莊子孫
登之規叔夜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有才而
不用其才用光在於得薪故可以續其明用才在於
識真故可以全其年雖然真以闇然自脩廓無所繫
之心讀莊子猶莊子耳未及孔子也知莊子之所以
別於孔子者然後可以善莊子

萬曆十六年六月八日四明沈一貫書于淮陰舟中

讀莊槩辨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道乎否哉不知莊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也曰極其說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謂佛之言近理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滂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矣故曰易辨也莊則不然亦以內聖自許而放於逍遙之場亦

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牆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於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哉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曰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卽道德也彼以爲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義則淵源於老氏之說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知仁義之爲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爲煦煦子子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擿毀矣通仁義之說則禮樂之說亦猶是矣

一曰凡莊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善也夫繼之而爲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爲性故至平至直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雖神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性言性不可以該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性也皆心爾雖然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爾凡闖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蔽蓋源於此一曰凡莊子之語道體必曰無窮老曰無釋曰空莊亦言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爲宗無窮者如環無端之義不但曰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曰天地

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亦無窮之義矣顧其
旨歸之爲魚活潑與夫婦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臭
易言無方無體矣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而後已
堯無名舜無爲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
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曰昏昏默默窈窈冥冥
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
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
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萼瓣膚毛腠脈
周折曲備則甚尠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烏可
謂之悉是也揆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爾識性

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庸何必厭遺
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虛曠達者而後謂之得道也哉
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因知記尤悉子曰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曰義
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謂三教無二可矣故
莊子外枵然大而內疎理者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
巡途而諷者相似大非所長莊子特與辨者惠子流
相爭雄爾欲張其軍則益又掎擊三王非薄孔氏以
恣其所欲言原其著作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
哉所以傳者則末學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苟適亦

孔氏不振之繇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英華云爾。

莊子通卷第一

逍遙遊第一

內篇

逍遙者放任自得之名也。至人獨往獨來而敖倪於萬物之上。舉世無以纓紉其心。安往而不自得哉。俯而視之。世味皆腥螻臄惡世。構皆累塊積蘇而已。內篇者皆莊子微言也。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鷺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

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

悲乎冥亦作溟音明鯢音昆搏音團飛也扶搖上行

覆音福福切音凹坳堂堂有坳埳形者膠粘而不行也

疾飛起貌搶音銜突也枋音方榆枋皆木名莽蒼近

郊之色果然飽狀二蟲謂蜩鳩小知大知音智菌音

歷唐虞夏商壽八百歲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拘儒曲學所見不遠守其

不該不徧一曲之言鮮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自以爲足而不可與之語大道豈知天地甚廣
造化甚妙靈變甚不可測固有出於常理常心之
外不可以目前近小規規焉斷之者惟至人之心
獨與之往來故能經崑崙涉太虛游恍惚之庭此
亦吾道之內典向來不輕授受乃莊子將托之練
素以示後人故先以大鵬之事開拓人之心曾消
濯人之鄙見言北海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舉背而他可知也有時奮怒而飛騰翼之大若垂

天之雲也當海氣動時颶風大作大鵬乘此風力
南徙於天池踉蹌而行平擊水面者三千里而後
起乘扶搖之迅颶而直上青天者其高九萬里一
去六月方言憇止俯視下方但見如游氣之往來
而不能辨正色也游氣之往來者青春之時陽氣
發動遙望藪澤之中如奔馬然者所謂野馬一也
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塵埃二也天地間有生
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動息吹三也此三者皆所
謂游氣之往來也人之狀天者必曰蒼蒼不知天
之色果蒼蒼乎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

蒼也意者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蒼稱乎鵬之視下亦如前所云細若氣蒼若天而已矣且鵬之所以必九萬里而後圖南者何也今夫水不厚不能負大舟若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可浮而杯不可浮以水淺而力微也故不培九萬里之風則風淺而力微不足以負大鵬之翼必九萬里而上積氣下厚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然後可以謀南徙耳大鵬之事若此衆鳥安得而知之蜩螗與班鳩共笑之曰我卒然而飛上集於榆枋不過數仞間爾且時有不至不免下投於地則亦已矣無他願矣何必九萬里而南徙辛苦跋涉爲哉二蟲之智小如此豈知物各有資事各有當譬如人之適近郊者來去三食時腹猶果然飽無待於具糧也若適百里者遠矣當爲一宿之備適千里又遠矣必聚三月糧而後充其往來之食大鵬之培風九萬而後飛猶人之聚三月糧者也二蟲何足以知之故知有小大不能以相知年有小大不能以相知天地間此類甚多今夫菌值溼而生見日而死此不能終朝者也彼安知月之有晦朔蟪蛄夏生秋死者也彼安知歲之有春秋此所謂小年

也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大椿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所謂大年也今人不知世
有椿靈而獨以彭祖八百歲爲最希之遐壽相與
羨慕而希及之識見短淺如此而自以爲是不可
悲哉何異乎二鳥之笑大鵬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矣其名爲鯤有鳥焉
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
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
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
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

棘人名窮髮不毛地也羊角風之
旋者上上聲斥鴳斥澤小鳥鴳音

晏知音智行下孟反比音婢譽平聲沮慈呂反分音
問竟音境數音朔數數猶汲汲也夫音扶六氣陰陽
風雨晦明惡音烏

以上所云見於齊諧不獨齊諧昔湯與棘問答亦
有此言可見小大有辨不能相通今之知效一官
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小知不遠亦
若此斥鷃而已故宋榮子以爲笑但榮子之學審
於自得而整然超俗舉世譽之不加勸舉世毀之
不加沮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止於是而已矣
可謂寬容雅淡不汲汲於世務者矣忘世者也於
德猶未忘也不如列子列子清虛體真得風仙之

道乘風而行泠然輕舉旬有五日而一反其家不
汲汲於營道者矣然忘道者也非無不忘者也猶
有列子在焉猶待於風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
氣之變體則自然而無朕用則妙應而無方以游
於終始無窮之門若而人者且惡乎待哉故曰至
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至於無而天地萬化
在我無往而不逍遙矣韓非子曰宋榮子設不鬪
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
禮之荀子曰宋子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謂人
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爲多是過也莊子天

下篇曰宋鉞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故謂其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也恒人不及榮子榮子不及列子列子不及至人皆小大之辨也棘列子作夏革猶然笑貌致福脩德以致福者辨宜作變游無窮三字是莊子緊要語所謂無窮者是何物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

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燭音爵治去聲子治平聲凡治之皆平聲已治皆去聲後倣此

許由字仲武隱於箕山堯知其賢而以天下讓夫子立而天下治者至人默成道德而陰陽自和如庚桑楚居畏壘而畏壘大穰蓋堯以治功歸許由也許由謂堯治天下旣已效矣而我猶代子則子居其實而我享其名子爲其主而我尸其賓吾非爲名爲賓者也不當有天下也人各有志性各有

極吾猶鷓鴣之居不過一枝偃鼠之飲不過滿腹
箕山之陰已了吾事榮願自足無待外求君其休
矣吾何用天下爲哉譬之庖人尸祝各有司存縱
廢宰割之功亦庖人責爾尸祝不宜越局而代事
子雖倦勤而禪讓吾肯去山林而代子乎不願有
天下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
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
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
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
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
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
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當去聲逕庭音敬聽藐音邈射夜石二音淖音綽處上聲

與觀知並去聲夫音扶女音汝磚蒲博反斬音祈稽音雞粃糠音彼康穀皮也

逕庭隔遠貌綽約柔和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言

知有聾瞽之言猶之汝之謂也旁礴混同貌蘄求也亂治也稽至也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即所謂土直治天下也夫人常局於目前之近觀而駭於理外之奇舉天地之大其中殊奇絕尤豈有限乎聰之所棄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又况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采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藻哉故聾瞽在乎形器則謂有耳目者皆妄譚暗昧滯乎心神則謂有智慧者皆謬舉守一家之言無四域之智咸曰世間安得仙人天下必無此事一聞玄元之膚論便

謂逕庭之過言矣豈知不以物嬰身者膚有冰雪之清不以外傷內者貌有嬋娟之靜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露則至味何以易其食履流光於宛虹策飛景於璇璣則大輅曷以易其游反照則收美利於不言凝神則溥元功於無外二儀效清寧之順六氣有瑞寶之徵不治世而世登於理不傷物而物莫之傷故塵垢可以鑄堯粃糠可以陶舜瓦甃皆道之餘緒土直亦治之權輿眇功業於太虛之浮雲小利澤於大海之一沟所性自足詎肯以物為事乎此許由所以安於一枝而恥代庖

人之事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斷音短汾音焚堯都地窅音窳喪去聲

諸越澤國之區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章甫禮冠無所用之宋人資以爲貨折閱必矣堯治天下天下旣已治矣往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則格天巍巍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也夫君子所性雖大行而不加聖人無情惟順事而妙應是故萬邦雖和未嘗增堯心之一物從體起用用

卽是體雖位天地育萬物而曠然獨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堯心不識故當時之歌功者亦曰不識堯心無名故萬古之誦烈者亦曰無名黃屋豈殊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堯未嘗有治唐之心而有唐之治有唐之民自爲也善契此論則姑射本在於人間大鵬亦飛於方寸耳許由之無用天下姑射之不事天下堯之喪其天下皆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之事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
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
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
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名施爲魏相
瓠音護種音冢實

五石中容五石盛音成剖音口反瓢毗遙反瓠落音
廓洛呼音器爲音位培音剖龜如字又音均泝泝統

音平霹曠說音稅難將並去聲

瓠匏也堅不能自舉瓠薄脆不勝舉也瓠落平淺
貌呶然虛大也培打破也龜手凍裂如龜文亦讀
作皸泝浮泝漂統絮也慮思也疏作攄繩絡之也
樽如壺用渡水者蓬短曲不暢之草非直達者也
此章言大物固有大有而不能有大者以爲無用
世安知無用之爲大用也大用者不獨全生盡年
而已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

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擣音樞腫音冢中音衆下同卷拳同去上聲狸音離狌音生由救反敖平聲辟音闢罟音古爨離來二音彷徨音房皇

擣惡木擁腫槃癭也卷曲不端直也狌野猫也敖者遊翔之物也跳梁跳擲也辟法也爨牛旄牛也

彷徨縱任之名惑於小方而闇於大道縱情徇利禍不旋踵此狸狌之類也經乎汗漫之門游乎窈冥之野徜徉無爲與俗不羣言雖無會而獨應者雖無執鼠之小用而陶鑄堯舜皆從此出爲用不既大乎此兩章莊生自敘其逍遙之趣也莊子敘事是傳影畱神法若其意指都在驪黃牝牡外如易之假象一般大鵬之事分明寫出性中活潑潑地若求之聖賢書中則素位而行一章君子所性一章居天下之廣居一章疏食飲水簞瓢陋巷浴沂風雩任重道遠等章已具此理至奇而無奇至

妙而無妙至易至簡而至不可及放之則巍巍蕩蕩卷之却無尋處顧莊子已自落於聖門之籍政不必援而歸之以吾讀莊者當知其所以異所以同始得

齊物論第二

內篇

物論紛紜自儒墨以至堅白同異之倫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莫不已之是而人之非彼皆非知代者故不齊吾知代則彼之不齊者吾付之不齊而皆齊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吹萬不同咸自取而已論去

聲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綦音

其隱音印噓音虛嗒土荅反喪息浪反居音姬猶故也偃子游名

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寂寞仰天而歎妙悟自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然死灰槁木狀其寂寞無情也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

若子綦故發驚疑之問吾喪我則我自忘矣我尚
自忘天下孰識之哉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
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之畏
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臼
似注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咬者呌者濠者突者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噶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
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籟音賴夫音扶塊音怪苦對二反噫音隘呿音號寥寥
颺同音聊畏鳥罪反佳祖罪反柝音雞圈起權反曰

音外口注音蛙汙音烏謫音孝濠音豪突音天咬音切
於交反噶音愚冷音零和音賀下同颺音標濟音霽
止也

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夫簫管參
差官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天地之籟
亦如是矣下文遂言地籟大塊指形象之天地言
大塊之中噫而出氣其名謂之風風惟無作作則
萬竅皆怒動而爲聲矣獨不聞寥寥然自遠來者
乎寥寥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言長風之來擊
蕩山林遂使樹木不寧紛紛披扇動彼百圍之大木
孔竅多奇或似鼻者或似口者或似耳者或似柱

頭斗檣者或似蓄獸圈者或似春臼者或注曲而擁腫者或汗下而不平者略舉樹竅有此八似矣是以大風所激其聲亦殊有作水湍激聲者有謫然作箭頭孔聲者有作叱咄聲者有作呼吸聲者有作叫呼聲者有作謔哭聲者有突然若深谷聲者有咬然若哀切聲者竅有八似風之所及亦復有此八聲矣風之開前來者其聲于于焉隨後來者其聲喞喞然泠清卽應之以小和暴疾卽應之以大和烈風旣止則衆竅咸虛無聲羣聲之不齊如此爾不見其形之調調刁刁搖動而不齊乎蓋

聲有此異形亦有此異也此皆盈虛聚散不得不爾豈非所謂天地之正六氣之辨而無窮者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比音婢夫音扶

子游曰地籟則上所云竅穴之類是已人籟則人間合竹而成如簫管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有生之類萬有不同吹者自吹止者自止是孰使之然哉咸自取爾非有怒之者也天道至無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我亦不能生物物亦

不能生我然而不能不生者自然生也有止亦不能不止自然止也自然則謂之天故以天籟名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也豈蒼蒼之謂邪凡春生秋殺出死入生目視耳聽貴賤賢愚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盡天籟之自然而無窮者也下文以情識之變言之怒者氣奮之意故大鵬亦曰怒而飛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鬪縵者窘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纒纒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厭音壓緘古咸反洫呼役反熱音聶尼輒反怪也菌音窘

知去聲覺音教縵音慢窘音教詛側據反

此詳言天籟之不同蓋人心之變無窮而爲象各異大知者閒閒其廣博也小知者間間其分別也大言者炎炎其光華也小言者詹詹其詞費也寐則神魂交合也寤則目開意悟也人之與物接也以爲構結驩愛而不知其日以心鬪也或縵然其

心寬也或窘然其心深也或密然其心隱也或小
恐惴惴怵惕若無所容也或大恐縵縵悠長若無
所止也其迅發若弩機箭括是非有主不可回也
其畱滯如詛祝盟誓堅確守勝不可移也其衰殺
如秋冬景物蕭然其日消也其沉溺於所爲一往
而不可使之復返也其厭沒於欲如緘結之不可
解彌老而愈深也其心與死鄰日遊鬼趣不能使
返於陽生之塗也或喜而中心暢悅或怒而意念
情嗔或哀而涕泗悲號或樂而手足忡舞或熱而
恐怪不動或姚而美麗妖冶或佚而縱放奢華或
啓而開張不檢或態而矜容作氣衆生心識轉變
不窮略而言之有此異目審而察之皆從幻出譬
夫金石內虛而忽暢其律呂溽暑蒸作而倏生爲
菌芝雖情變無窮而總歸自取不知其所以怒之
者是以謂之天籟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
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
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
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
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藏去聲駭
音該說音悅遞音弟

凡上文所云情識之變皆所謂吹萬不同者也此
理無日無夜相與代謝於吾前與日俱新無有窮
盡竟不知其從何處起故曰怒者其誰邪此一句
是莊子學問大宗旨卽逍遙遊所謂無窮者卽天
下篇所稱芴漠無形變化無常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者一部莊子只發揮此句德充符篇曰死生存
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亦此語也故下文以儒墨是非毀成可不可然不
然發揮此理究而言之卽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
道也已乎已乎者蓋追之而不可及談之而不可
盡之意言此相代之理詎有窮處凡我夜去明來
日夜生息以成此人者豈非此所爲乎非彼相代
乎前則我無由而生非我有生之身此理亦無領
受鉤連脗合亦最近矣近則宜易知而終不知其
所以使者若論非彼無我似在彼邊若論非我無
所似在我邊必有真宰使之而特不得其朕兆

之所在凡無朕兆者必無可行之迹與可信之理
今此真宰者人人有而可行亦人人有而自信初
非誕漫荒唐而無實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而
終不見其形蓋有情實無形狀離之不可執之不
可皆自然無使然者始終說不出來非不欲說不
可說也故曰怒之者誰邪此節從誰字換做其字
又換做此字又換做彼字又換做真宰字都是誰
字之意旦暮二字從日夜字出來日夜是彼之日
夜旦暮是我之日暮次節百骸九竅云云又從我
字內發揮且如我身中骨節甚多槩而稱之日百

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稱竅者九心肺肝脾兩腎
稱藏者六必備存此物而後成身如許物中何物
是我真宰我誰與爲親其無所揀擇而皆親之乎
抑皆親之中又有最親而獨私者乎皆親則皆真
宰也不應如此之多有私則有私真宰也不應如
此之偏皆不可知也且是骸藏百體各有所司譬
官府然豈各擁其尊而有爲之臣妾者乎抑幾務
繁多臣妾不足以相治而待假借於他官乎爲復
官不必備但以當職者爲主餘皆稱輔而更相爲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非百骸非九竅非六藏非

形非色不自不他而巍然獨爲舉身內外之所歸
命者乎此又不可不知也反覆致詰其中必有一
端實說假饒求得其實說與不得其實說何損益
於其真知其情不爲曠然有悟不知其情不爲冥
然無覺竟無益於我然則吹萬之妙非惟不可知
抑亦不必知已真君卽上文真宰卽吹萬之誰何
謂求得與不得無損益於其真蓋真君變化而無
迹直是不可知知之卽非世必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忝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
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亦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茶乃結反音涅疲貌夫音扶與音預

承上言此理一自人受形以來與之旦暮相守未
嘗暫離直至於死而後已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

既求得其情與不得其情無損益於真只當以其
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中道天是德之
盛也何今人銳情逐境妄興是非或與物相逆而
亦或與物相順而靡其行盡天年如白駒之過隙
而不知少求休息也不可悲哉方且縱其無涯之
情終身碌碌與天下之辨者爲怪而考其效汎汎
乎如捕風繫影竟無可言至於茶爾疲役奄奄乎
就木而猶不知其所爲使此者之歸趣云何也可
不衰邪縱百年不死何益察其形則赭然紅者爲
皓皓黝然玄者爲星星既已化矣心豈不與之俱

化乎夫天以神明麗於人之身而爲之主善養之
則精光日完圓通瑩徹超萬劫而不毀者亦此一
點而乃使之與形俱化淪於鬼趣可謂雖生之日
猶死之年矣此非哀之大者邪豈舉世有生之物
本若是其茫茫哉意者我獨茫茫而人亦有惺惺
者乎人皆茫茫猶可諉也人有惺惺而我獨茫茫
胡可不惕然省也此一段分明卽他日責惠子所
謂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
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天選子之形而子以堅白鳴之意蓋當時之持物

論者無不如此故以此哀之爾又言人若認得此理無窮隨其天然自成之心而師之率性而動至理自足歸而求之各有餘師不必知化而心自取者有之雖愚者與有矣化即所謂日夜相代於前者自取即所謂非我無所取者知此者至人也隨其成心而師之即天下篇所謂各為其所欲言以自為方者也然在莊子已謂之愚矣至於當時之為物論如惠子流又在此下言今之人未成乎心而肆其空談以是非天下此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論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以無有為有者也昔神禹

行游九域幽經怪牒舉知之矣而不能以無有為有以無有為有雖神禹當付之不知吾獨奈何知之而空肆其辯哉今日適越而昔至見天下篇總是不稽之談也自發天籟二字之後曰吹萬曰彼我至此方露是非二字以暢齊物論之意莊子之齊物論以無窮二字齊之也以天籟齊之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下之物逝有廢也猶芻狗然逝有興也猶橐籥然多言何為數必窮也齊物

論即此章義疏天籟者橐籥之別名耳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擊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擊音冠惡音鳥下同

此方以物論合天籟而言夫言是人之吹也而又不比於吹者何蓋吹有音無字而言則有音有字有是有非必將詮理而辯物矣故異於吹特其所

謂是非者殊不可定不可定則比之於吹猶未始不同也不可定有二義在世法則彼以爲是而我以爲非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由彼我之情偏故未定也在道法則曩以爲是而今以爲非今以爲是而後以爲非卽是卽非卽非卽是則我是我非亦不可定也皆所謂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者也旣未定則吾之言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與擊音何異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者謂之擊音鳥無知鳥之初生者尤無知特天機之自鳴耳而何是與非之有知代之言亦如是而已故比之

吹可也若此則道本無真僞曷隱而有真僞哉言
本無是非曷隱而有是非哉道隱則不存曷往而
不存哉言隱則不可曷存而不可哉蓋道之隱隱
於人心之小成也小成則稱仁稱義而漓道德之
真故道從此隱言之隱隱於言之榮華也高談雄
辯以後罷者爲勝故至言從此隱故有儒墨者流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紛然其殺亂矣雖然天
下之是非本無定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奚
而不可惟知代者心始不芒而能之豈小成之人
所能哉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
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是是字卽此字以下並同或說以彼字中
攝此字以是字中攝非字互見成文以爲莊子行

文奇處此大拙耳烏奇之有莊子之奇不在此一字間也此暢上文未發之意言物本大同無非彼亦無非此自彼者着物而論則不能見物而謂之同異者知者超物而論又何同異之有此真知也故曰彼出於此此亦因彼豈非代謝而不可分哉今人蔽於彼此之迹猶夫滯於有生之說者也豈知生不可執生者死之本死者生之本故人之所謂謂生者鬼之所謂死也鬼之所謂生者人之所謂死也然則可否是非其果可定乎惟因其所是而是之萬物莫不是矣是以聖人不自自由而照之以

天以天眼視萬物則不偏亦因其所是而是之也此亦彼也彼亦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有彼此否乎哉蓋人各得其道之一偏故執東而笑西執西而笑東吾無彼無此不執偶對第從道之樞本處運動得其虛中而環轉者以應無窮故方是卽有非方非卽有是是非皆一無窮而無所底滯此所謂不由而照之以天者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
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憍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
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
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
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
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日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

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

行惡音烏筵音廷屋梁也楹音盈屋柱也厲音癩恠音詭戾也憍音決乖也復扶又反幾音機狙音疽芋音序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

人各以在我者爲是在人者爲非已指則曰指也
人指則曰非指已馬則曰馬也人馬則曰非馬夫
以我指比人指則人指誠非指也莫若反而比之
以人之非指而比我之指則我指亦非指矣以我
馬比人馬則人馬誠非馬也莫若反而比之以人
之非馬而比我馬則我馬亦非馬矣吾以在彼者
爲非人亦以在此者爲非若謂之非則均非而已

天下豈有獨非之理哉仰觀俯察莫不皆然天地猶一指也萬物猶一馬也要之皆無是非皆無彼此也天下無定可乎可亦無定不可不可乎不可道無定成見之於行則成物無定然與之以名則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而亦無物不然物固有所可而亦無物不可蓋不獨以人情觀之如是天理亦如是不獨以俗眼觀之如是道眼亦如是人情俗眼見人而不見已見已而不見人天理道眼則無所不見故蓬之橫而楹之從也厲之醜而西施之好也恢嵬嵬

怪之不齊也形情萬殊而理性同得道通而爲一也分與成殊矣然分所以爲成也成與毀殊矣然成所以爲毀也裂繒剪錦衣裳之所爲成也甃垣築室木石之所爲毀也然則孰爲成孰爲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之故不自用而寄諸庸寄諸庸者行與謂之謂也故稱通而能得也至於得而幾於道無思無爲與天理人事皆相應矣無他因其所是而是之而已因而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今之持物論者勞神極慮以爲一而不知其本一也謂之朝三昔有狙公以芻予狙而與之約曰吾與汝

亭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更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朝雖稍增而暮則
已減無加於七而能令狙怒能令狙喜狙公亦巧
於馭狙矣亦因狙之所是而是之也是以聖人之
於萬物和其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者自然均平
之理也天下之曉曉從此止矣且並存其說而兼
得其是故謂之兩行兩行則無所不可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
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
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
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

惡音烏知音智幾音幾好去聲滑音骨
亂也爲去聲

此又發揮上文無成與毀之意言古人之知高出天下之上至極而不可及矣惡乎至有以爲本來無一物者物尚無有安有是非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下此一等者雖不能無物然猶博觀并容無人我相未始有所封聚也又下一等者不能無封聚矣然猶不滯不執可方可圓未始的有所是非也至於是非明白然後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如參商之不相見胡越之不相得而大道從此裂矣然於道謂之虧於愛謂之成吾方以爲虧人方以爲成然則虧與成之名的有定在乎哉謂之有成

與虧者譬昭氏之鼓琴也有鼓則悲喜欣戚四面橫集謂之有成有虧可也謂之無成與虧者譬昭氏之不鼓琴也無鼓則寂然收響復歸無物謂之無成與虧可也鼓不鼓而有與無之名便別適在反掌間爾的有定在乎哉吾未見虧與成之有辨也且昭文之以善琴名也師曠之以善樂名也惠子之以善談名也三子之知皆不可及故各享其名以終其身良以其獨好之在此而他無以易之又欲以此自顯於當世故畢其生平之力而自信其爲有成矣以我論之惜乎於道槩無所聞逐萬

莊子通卷之一
物而不反明非所明而徒以堅白無用之昧終與
草木腐朽何異至於昭文之子以文之絲桐終
而亦無所成以彼四子者而可以謂之成則如我
之無成亦可謂之成矣若四子不可謂之成則知
彼與我均一無成也吾又不知其孰成而孰虧也
成虧之不辨如此是故聖人不務分別之明而務
滑疑之耀玄同混齊不自用而惟取其適用此之
謂以明堅白之昧公孫龍等設堅白之辨樂正子
與所謂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服
人之口而不能屈人之心者惠施之學正出於此

莊子非之故曰堅白之昧枝策卽杖策以師曠瞽
瞽故云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
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果無謂乎

夫音扶

因上文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於是莊子自言吾

今有一言於此吾將言之不知與今之持論者相
似乎不相似乎若相似與不相似與彼同則我亦
猶夫彼而已何也彼持論者正爲其有相似與不
相似而是非生焉今我亦謂相似與不相似則亦
不免於是非而均之不能出是非之域吾何以異
於彼也竟無異於彼吾宜付之無言矣雖然請嘗
試言之烏能默而已乎有始也者恒物之所常言
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名無終安得有
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稱未始有始是
尚有始也真未始有始則名亦不立矣下文數疊

卽衍此意有有也者指迹之名有無也者忘迹之
名然無有則無無故曰有未始有無也者尚存未
始有無之名忘迹不盡并其名而忘之始可故曰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從至虛至無之中俄
然而有有無矣而未知其有果安在其無果安
在也終歸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而已今我既有
此辨矣則已有所指謂矣而未知吾之所指謂者
真有指謂乎真無指謂乎舉其名迹雖復粲然竟
其歸宿了無分辨吾亦無謂之謂不言之言耳莊
子立論非漫無指謂彼以無窮爲宗而無窮者終

不可窮故其語法當如此老以無爲宗佛以空爲宗亦用此法若孔孟論道實有着落指實處借此滑稽不得學者不可不知此一段余嘗用佛氏書解之今附存焉有始也者始者對終之稱也猶夫人之生也有未始有始也者始本無始生亦無生無相生而幻身遂有衆法散而浮世非堅曷嘗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覩不破之機又烏知其所以始也故自始終對待之時則謂之有有有也者凡形相之美惡與言語之是非歷歷具

在不可謂之無也有無也者美惡本無美惡是非亦無是非皆由虛假展轉相軋而成故曰無也無卽前之所謂始也有未始有無也者存無於心復有無病并無忘之而後謂之真無也卽前所謂未始有始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知其忘者未爲都忘雖忘忘之而後謂之真忘也卽前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佛氏所謂休尋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着從來悟了入頭處行得脫俗處踏實地頂虛空萬境全彰一塵不立皆三玄邊事不可認着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拈花迦葉微微

莊子通卷之一
而笑得正法眼藏到此方爲無盡故曰俄而有無
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蓋道性無二色
空不殊謂之有則是非無主名迹盡虛旣曠然不
可謂之有矣謂之無則眼見耳聞的手持足行的
溪聲山色翠竹黃花都是虛空中不可壞相安得
謂之無惟至人爲能不被境瞞玄同無礙千變萬
化而不離於宗不落見解不滯言詮故無有無之
可言無是非之可辨也今我之言亦如此旣已有
謂矣而不知我果有謂乎果無謂乎蓋有言之不
言不言之言在矣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
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
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
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
焉因是已

以有形爲大則秋豪大矣安知不有處秋豪之端
萬分一者乎以有限爲小則泰山小矣泰山亦粗
大於卷石耳彼大澤之壘空其大於泰山豈可以
數計哉以有生爲大則殤子壽矣故佛家謂之轉

世既轉一世矣寧不稱壽以喪生爲夭則彭祖天
矣壽八百而死自悔不壽此其比大椿冥靈曾不
能百一而安可以稱壽乎疏云性足爲大無餘爲
小亦此意也故天地與我並生無壽無夭萬物與
我爲一無大無小一而已矣既已爲一矣復何分
辨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見在分辨且得無
言乎既有一復有言則成二數矣以二數復合而
一之又成三數矣自此以往相乘不已善算者不
能竟而况凡人乎故從無而起猶坐成三而况從
有起數者乎是尚可以言論致哉如欲無適而止

不復從事於分積之數者惟因其所是而是之庶
可爾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
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忮道昭而不
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五者因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
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
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
者乎

夫音扶爲去聲

音軫兼音歎伎音至園音團

幾平聲葆音保膾古外反宗一膾二胥敖三皆

國名艾音礙
道無封言無常故無可辯亦以其無封無常也故
辯從此出而有畛界之多端焉六合之外雖聖人

安能竟其所窮是大而不可論也六合之內其細
瑣猥全之情又安可以盡察是小而不可議也古
今變態多者莫如春秋故其書最稱是非之府然
孔子猶議而不辯以爲辯之不可勝辯故但存衆
人之所同是同非者以爲鑒誠爾蓋分則必有所
不及分者辯則必有所不及辯者聖人懷之而總
付於無言無言而理自昭衆人則條區畛別而辯
之以相示愈辯而愈不明故曰有不見也夫道之
所貴者大而已大道不昭大言不辯大仁不仁大
廉不歎大勇不忮道昭則不明矣言辯則不及矣

仁常則不成矣廉清則不信矣勇伎則不成矣何也爲其傷於小也以小而希大譬猶以圓而學方不可得已故知止於不知付之無可奈何而止矣不必求其無不知也故有不言之言不道之道雖有所不言不道而天下之道畢苞於其中雖若有所不知而以其不知含天下之知正是大光明藏故曰此之謂天府爲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又謂之葆光爲其萬物並照光天之下無不被也昔堯欲伐三不庭之國謀未決而不釋然舜曰三子猶蓬艾中一物耳日月之明何所不

照而不能容蓬艾之一物乎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此聖人之所以弘至德也此葆光之論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鱷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鱷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惡音烏女音汝鱸音秋恂音峻爰猿同芻初俱反豢音患蝸音即蛆音疽蟲名也

聾音答獮音篇面反嬌音墻決喜缺反音血疾貌沍音互凍也

莊子之所以齊物論者備矣又引齧缺瞿鵠二問答以發不盡之意偏死半體枯也鱸魚類人不可

寢溼而鱸不然不可木處而猿猴不然誰為正處乎芻草也牛羊之類豢養也犬豕之類以所食得名也薦美草也螂蛆蜈蚣也能食蛇腦帶蛇也獮狙似猿而狗頭以猿為雌毛嬌古之美人一云越王姬麗姬晉獻公夫人葛稚川曰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黃帝近篤醜之嫫母陳侯憐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玄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周文嗜不美之菹不以易太牢之滋味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

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若至人
雖死生猶不變而况是非之塗哉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
之奚句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脂合置其滑滑以隸相
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
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
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
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
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
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孟浪
如字

一音漫瀾熒因迥反本作為瑩惑也大音太彈音但鴉
音囂小鳩也為音位脂音勿脂合無際貌滑音汨滑
音昏滑昏未定之謂菀音豚惡音烏說音悅惡死鳥
路反斬音祈覺音教女音汝

夫子指長梧子丘其名孟浪無所趣舍之謂熒惑也時夜司夜謂雞也鴉小鳩可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固孟浪非所聞也故聞之者亦聽熒今瞿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何異夫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鴉炙之意者哉不能安時處順而逆計變化亦大早矣言之既為孟浪故曰予且為汝妄言之聽之亦為早計故曰汝亦為

予妄聽之何哉蓋至人者旁日月挾宇宙游於元氣之先而出於太虛之表為其自然脂合之道而置其滑昏雜亂之迹世人以隸為賤而賤之故不勝其分別之多而滑昏迷亂各自是於一方至人視已與隸等視隸與至尊等不見可賤故置之勿言自然為之脂合眾人役役馳驚於是非聖人菀然無知而直往雖參採萬歲而純一不雜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可則萬物一然也其視天下之物盡見其然而無不然者蘊積無窮止此一理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

所加乎死生一也死非可惡生非可悅人乃悅生而惡死惑也彼少而失其故鄉者安於所在而不歸人必以爲流浪人矣今吾之生焉知非弱喪而死焉知非還鄉也何爲惡之哉驪姬初去父母相持而哭甚悲也及安於晉而後悔其泣之非也然則人之死安知非驪姬之嫁而紛紛焉祈巫謁醫漣漣如執妻妾手不忍訣何爲者安知其旣死之後不追悔其始之求生亦猶驪姬之嫁也且夫寤寐之事有萬變其占亦萬變飲酒樂事也夢飲酒者其占爲哭泣哭泣哀事也夢哭泣者其占爲田

獵或夢樂而占悲或夢悲而占樂覺寐之辨不同如此誰得而明其理方其夢也不自知其爲夢亦以爲覺也於夢之中又占其夢之吉凶而未始不以爲實也旣覺之後而後知此其夢也非實也今天下芸芸然馳騫於有爲之境而爭出於是非之塗者皆大夢中人爾世必有大覺者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乃蠡測管窺之士質有至愚而方自以爲覺此知君與牧之貴賤而不知君與牧之時爲貴賤者也不亦固哉今吾汝亦非忘言而神解者何異於夢予謂汝夢又何異於夢中占夢予旣詭異

而不真吾復悲汝而相弔是以詭弔詭而已必萬世之後有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出焉然後吾汝之夢可解當知是人甚爲希有雖萬世而一相望猶旦暮耳世之識真者少大覺至人豈易得哉君乎牧乎用列子事周之尹氏大治產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夜則夢爲國君其樂無比人有慰喻之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夜爲人君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心形俱疲昔昔夢爲人僕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

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寃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

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
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黠音昔徒感反黑也惡音烏曼莫半反音曼

此一段最痛快三復之真令人緘金人之口若而
皆汝也人固受其黠闇言我與若既已昧然矣而
欲使人正之則人又受我與若之昧以暗傳暗終
無明期也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言此之所以需彼者貴其能正之也今我與若

與人既皆不能正矣而何待於彼邪所謂待彼者
非謂三人之外更有人也言人則多人在其中不
止三人矣彼者對此之稱也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是不是然不然謂亦是亦不是亦然亦不然而不
可定也故天機動而爲是則是之既而人以爲不
是吾亦付之無辯天機動而爲然則然之既而人
以爲不然吾亦付之無辯或舍已而從人可也或
都舍而不從可也或直前而任往可也或既往而
不追可也彼是非之言變化不一不謂之化聲乎
吾觀化聲之來當與其不來同如鳴鳥颺風之過

耳决然而已和之以天然之倪可分則從而分之
不爲多言任之以曼延之妙可混則從而混之不
爲循默循斯而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
自窮故可以忘年而玄同死生可以忘義而彌貫
是非至理暢於無竟之域至人亦寄迹於無竟之
域而已又焉用諄諄然與物論是非哉曼衍猶曼
延無極之意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
者邪吾待蛇蚶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景影同曩乃黨反與平聲蚶音附蜩音條惡音烏

罔兩影邊之微陰也罔兩謂影曰子之行止坐起
皆聽於形何無特立之操也影曰物之形質咸稟
自然事似有因理則無待萬類參差無非獨化吾
亦天機之自然若此耳豈有待而然邪若謂我待
形而然也則形復何所待邪謂影待於形形待造
物請問造物復何所待斯則待待無窮卒於無待
也彼蛇蛻舊皮蜩出新甲盡獨化而生者也吾所
待者其待此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思慮
無所措其間矣蛇蚶蜩翼舊以爲蛇腹下齟齬及

蝸之翅疏解以爲當與外篇蛇蛻蝸甲同今從之
郭子玄曰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請
問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
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爾
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
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
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化與不化然與不然
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
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
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

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胸中何事
之得有哉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
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
物化 栩栩音許與平聲覺音教蘧音渠

栩栩喜貌喻快也蘧蘧有形貌夢爲蝶則蝶實而
周虛覺爲周則周在而蝶逝周在而蝶逝則夜之
栩栩然者周夢爲蝶也蝶實而周虛則晝之蘧蘧
然者蝶夢爲周也當周則外蝶當蝶則外周故曰

周與蝴蝶必有分矣分而不分周蝶故一物也此變化之常理達觀者無滯情矣人以覺爲真而夢爲假者豈不以夢暫而覺久邪然觀百年於無數劫中不旣暫矣哉生暫則當稱假矣死久則當稱真矣無以異於夢也無以異於夢則今日之周徒蝴蝶用事耳安得周於其間若不然而以爲夢猶死也則夢中亦栩栩之所未始非周而何必浮世之周然後爲周也人惟無遊於逍遙耳遊逍遙則覺亦可夢亦可生亦可死亦可蛇蚺蜩翼無非無待之時鼠肝蟲臂盡爲不窮之地譬彼窮指方茲交臂何用樂生而憂死是此而非彼茆然獨化而理盡矣李元卓曰物自無物雖蝶亦非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乎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闔是也一形之開闔一性之往來是也靈源湛寂觸處皆知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

字通卷之一

字通卷第一



